

1 4
1777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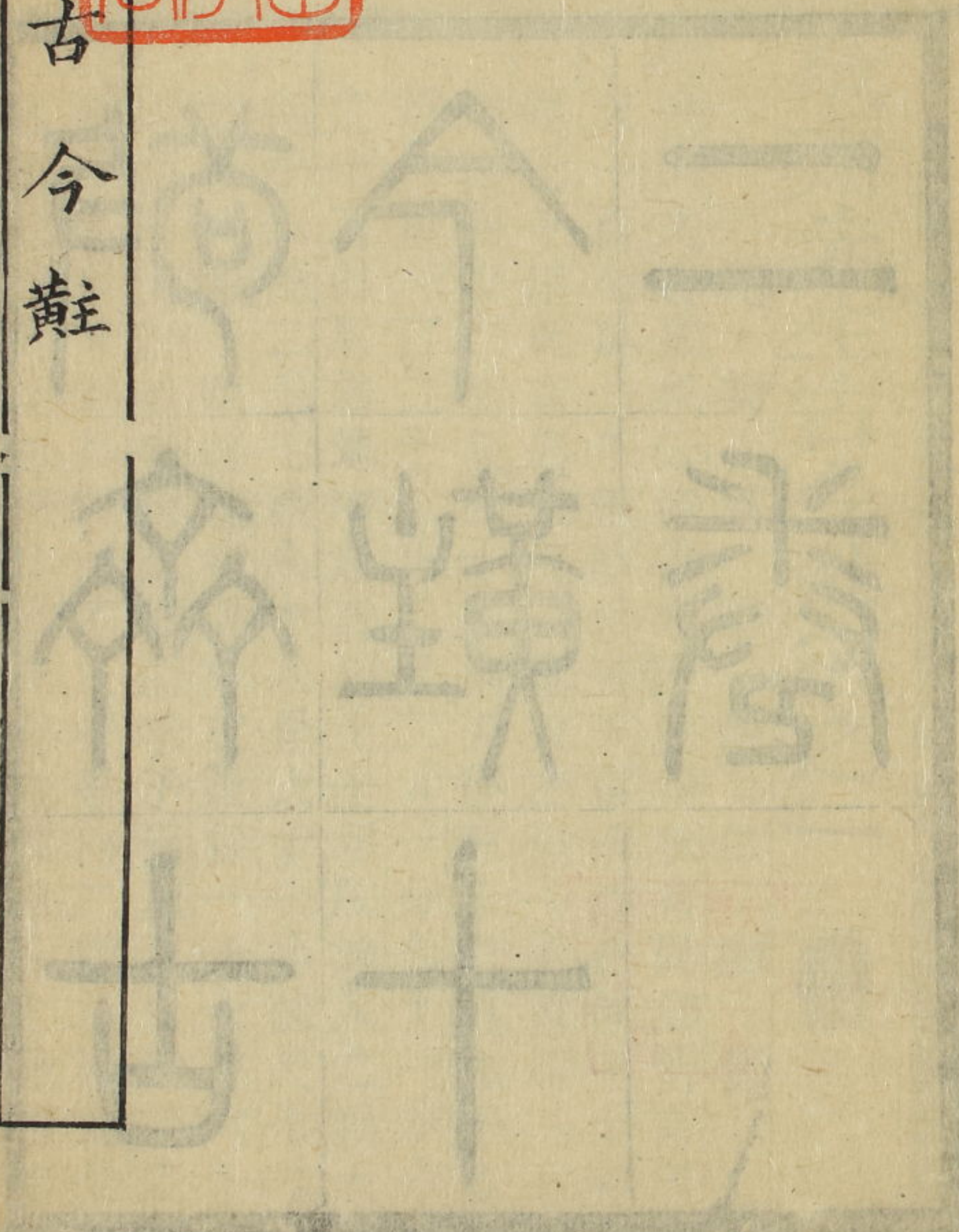
敬

齋

古

今

齋



門 14
號 1777
卷 30

二	今	朝
番	難	齊
	十	古

大學圖書館
33.3.31
書

敬齋先生古今難卷之一

訖

元 樂 城 李 治 仁 卿 著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
 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績云天東南西北徑三十五
 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攷之徑一不啻周三率
 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
 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
 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
 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
 二分以減于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
 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
 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
 之餘耶曰此蓋甄曜度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

荀子古今注一
之土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
又居天地兩閒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
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
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
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
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傳從
人從專音直孿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傳說得之以
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專說讀如說音是爲殷相之名
而不取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
尾之閒而復云主章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
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呂氏春秋荆有狄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
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
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
穎達以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
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
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
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
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慶中國士卒罷散而入
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_盭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
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
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
同爲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
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越
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
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真類夫隨人

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
吳本皆夷語卽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
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
字作干魚魯虛虎之外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
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
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
彼義反甦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
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
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
媯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
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
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
若言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

鄯善則知鄯善正當大道耳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
之所謂弦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髣髴
於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鄉聞東
平一士人家蓄琴譜一編四詩悉備兵燹以來不知
存否愚嘗有意試擬補一二編顧不深解音律故又
不敢妄爲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詩蓋取於嗟歎
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
證此之義而已又曰反覆詠歌之閒意味深長義理
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
詩之助與爲多焉晦庵言引詩者猶當嗟歎詠歌之
况讀之者乎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

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祇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間哉

晉郝超之郗則讀如裕音郗詵之郗則讀如締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郗作郤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作客可笑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

李益鶴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魯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

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千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俗變孤爲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騏驎當作犂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

尋因同押古文雖不拘於聲病然上平之類下平之侵未有協用者尋當作循

左傳莊公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為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蓋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老饕不當云老饕

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章部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為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為辨之者深可恨也

后稷擊堯契四人同為帝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平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為甚可疑者前志

必有脫誤

鍾言撞鼓亦得言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鍾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棹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為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讀之所以前後鉅錯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為此說也不謂毛氏純是而鄭氏純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唐邢璣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邱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通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為正

爽之一字既為明又為昏所以精爽為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為大又為小所以儻介成賓主之歡貴介公子則介為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為小亂臣十人則亂為治亂邦不居則亂為危飲酒溫克則克為良克伐怨欲則克為狠擾兆民則擾為安庸人擾之則擾為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為忍人殘忍則忍為暴媚茲一人則媚為忠取媚于上則媚為佞父母昆弟則昆為長垂裕後昆則昆為後皇極則極為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為貧病天惡之稱
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棋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

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為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腳中閒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閒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梁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

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倂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倂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麝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麝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

世俗流傳止從麝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為夜音也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閒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盃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為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盃

王直方詩話云醱醱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醱曰花之色類醱醱者甚多皆不以為名獨取此花理不應爾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為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為此皆假對意謂下

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為春夏之
夏子為朱紫之紫塵俗哉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謂
印剗則可謂印窠則不可

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
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
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
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
時御神務使其心逆于生藥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
也啟子王砮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
少也岐伯此言以為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
之大全則是以妄為常今砮以為寡於誠信失其旨
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
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

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藥謂迎逆平生之樂注
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馮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為發陳夜臥早起廣步於
庭夏為蕃秀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為容平早臥早
起與雞俱興冬為閉藏早臥晚起必行日光註曰人
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為德陰則為刑刑則主殺
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為閉藏之時
早臥晚起者所以逃陰氣於慘酷之夜也夏為蕃秀
之時夜臥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
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臥早起以
順陽氣於開煦之旦而今稱夜臥早起與夏三月無
別則真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今春夏同科
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為四時也哉故春之早起
不必置論但其夜臥二字必早臥之舛也又其秋三

月容平之時自當晚臥晚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臥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爲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之理乎王冰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靈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需裳衣而不畏肅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複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強爲之辭政當以意會之耳

韓退之自謂窺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娛樂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攷尋前世以來聖君子之所爲時亦穿蠶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國氏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爲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爲文者莫不手目所及輒自探討其身爲穿箭之子而靈死莫肯承服強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祕監爲奎府御書爲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辭奎字伯藝吳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爲言攷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東壁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爲天下圖書之祕府其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壁於義爲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

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之耶
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
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
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
許盈盈一水閒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
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
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
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為牽牛織女星案織女三星在
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
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
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
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媿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
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詩人以是有盈盈脈脈之語

若以為織女則天女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東之
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
七襄不成報章晬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
女為類延濟之注於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
而已呂說義取伉儷難以彼此相證也

詩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
而疏家乃謂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誤矣詩意本主所
牧之多謂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之今云每色各
有三十則計其所牧能有幾何而當時之人詠之詩
耶若又以為每色色別三十種則為色大繁反更難
通毛言異毛色者三十政謂總括諸色至有三十等
耳其義甚為明白不勞異說

乾陽物也穉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穉于八而
老於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穉不於其齒而於其

目人與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胞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滓焉則不可得而年矣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為敢以敢為不敢以不顯為顯以無念為念以無靈為靈皆極致之辭也世俗以可愛為可憎以無賴為賴以病差為愈亦極致之辭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來濟引管子齊國老人語曰君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曰蠶要者以蠶事為要非也上農時則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故濟又云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石勒救洛陽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閒詭不正也詭道

猶言邪徑也此蓋猶捷徑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識文勢

夫子與夷齊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贖質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閉字不若作開字以為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之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有蛛網而開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閒之趣草可以為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射干草也獸可以為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為饌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饌食也佛可以為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

莊子徐無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
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不給改者不疾改也疾改
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故其下文
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
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爲功能其
果也待久謂果于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此
爲己寶爲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
不給改以爲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
茲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
慎到呂解以上屬宋鈞尹文郭說爲失呂說爲得
鐔字尋淫二音廣韻以爲劍鼻莊子注爲劍口呂吉甫
曰鐔者劍之所以爲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缺音煩

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持而行之者也
缺旣爲把則鐔乃俗所謂隔手者也又姓音蟾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
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大作不相沿主
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
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冶手安比父兄肩幸
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並用丹白具同研去
吏多甘老休兵生力田干戈包已久永十本支延歐
陽承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卽難措筆必
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
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爲兒輩設也

柳子論四維爲二維以爲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得
與義抗而爲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
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云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又云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段匹磾贊曰匹磾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自貽罪戾戾字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鎮宛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而其列女傳載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陽將軍石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三突圍夜出自詣覽乞師先謂覽為襄城守後謂崧為襄城守二說不同必有一誤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謂自手所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支離不成語矣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兩句蓋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人文盡于六經今禮部韻略中俚俗字備載而六經中字遺闕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輩之過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為物事此甚有理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語相為表裏

晦菴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為君子之行則吉為
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於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
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
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為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菴
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有欲浮大白追餘賞幸
有迴風驚落屑之句或以為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
言非也蓋此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東坡詩妻孥真敝屣脫去何足惜注云史記封禪書漢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
按廣韻躡躡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躡跟也躡乃步
也二字皆無敝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說者曰躡草履也
草履而可躡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

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蹤而云躡者古人用字不
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為相
通無疑也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一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二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
瓦解則字衍文

尉佗傳犁且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
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治曰犁開也取耕墾之意或以
昏明分色雜言之亦得今釋為結意甚無謂徧討傳
注初無以犁訓結者又云結猶連及逮至則益又穿
鑿矣漢書作遲且遲讀如繳待也犁且或作黎明又
或作遼明遼明遲也書傳中又有詰朝質明之語詰
朝猶問人曰明未亦遲且之意質明實明也又或為
交質之義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降
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請改坐復膳詔曰每感念

幽冥而不得終其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
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試省孔子
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紛言及悲殺奈何奈何此悲殺
之殺從去聲讀甚之之辭也殺即衰減之義而謂之
甚者蓋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減也故今人言
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重覽奏議益以悲
剝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意與殺無以異也或曰殺
損也悲殺如言悲剝

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
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
於已紊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
披啟夕秀於未振

難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謂少壯者血
氣盛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

血氣衰榮衛之道濇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
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
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慮精神資稟
雖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則于其不用之時亦得其
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經事
既多遭變不少筋骸尪跛目耗耳重一毫之營若負
秦華度前揣後于利害之表商是權非于與奪之間
憂未朕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患眾人皆息已獨勿休
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
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銳神壯膽鬪
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勑劃然而動屹然而
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撓其慮事之既往也是非
無所畱其懷眾休而休眾作而作所以晝日常精夜
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

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卽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
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
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
鴻毛輕白圭黃金產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
終不成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敝而然若夫子元圖
爽臥內酣寐忠愍扞賊省中安寢軒轅畢詠倚牆熟
睡涪翁削官投牀鼻鼾闕通照徹遇物了了又不當
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
數息倣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閒閒公一說名
速睡法云但于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
平心定慮存真氣如黃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
腰合而爲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爲二繞黃
庭聽會橫行相交于人中環口貫下齦復合爲一下
咽喉徑入太倉留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

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
然後真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賺
下跌前裏中指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匝存
想至五七匝已溟溟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
之不過十數匝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
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閒閒公又云此法
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議但使昔昔得
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
擇哉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
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
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
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

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
四注本據此說一斷以爲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
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則注家無所說治曰四注所
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
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
若斷疑神以爲疑神則吾不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
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
也何者陰疑于陽乃見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乃
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于神乎凡人之心以
先入者爲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
義皦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
本如覩怪物矛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爲善
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

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

予初學東坡先生字閒有教予以臥筆取媚者當時不
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字畫
骯髒不成雖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去舊習
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爲累終身況心術之微運動無
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蚤近大人君子之門以端
其本而證其源耶

漢書陳涉傳曰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
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與史記服注不同史記服
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籍吏士名籍也蘇林
曰第且也治曰服說藉假蘇說第且是也應說名籍
服說次第非也第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無
斬猶云假且使不殺

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

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閒至于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席上欲言時此真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

離騷經宋玉招魂云娛酒不廢沈耽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王逸注鐙錠盡雕琢錯飾設以禽獸有英

華也案玉篇鐙都滕切說文云錠也廣韻曰燈也又都鄧切鞍鐙也錠徒徑切錫屬說文錠鐙也廣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錠又堂練切燈有足也然則燈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素問金匱真言論曰春善病鼽衄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躄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飡泄而汗出也啟(玄)子王砭注云按謂按摩躄謂如躄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躄春不鼽衄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又于冬不病痺厥下注云此上五句並爲冬月按躄之所致也治曰王砭謂按躄爲導引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月按躄所致則不

然冬不按躄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弗思耳且上文
春善病勦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者謂每一時
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躄春不勦至冬不病痺
厥文勢全不相屬而據謂四時之病皆由冬月按躄
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躄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
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躄而病蓋萬一而有此病
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躄
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躄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
按躄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為古先賢達
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戶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
流水之不朽以混混而常新也誠信俛仰以利形進
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
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攫虎搏之效而華佗常以五
禽之戲為將攝之方初無冬夏之別也又隋世巢氏

作病源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
以冬不按躄為主也按本經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
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病生于不仁治
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
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躄之益亦不說冬三
月不得為之也王冰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為本經
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
擾乎陽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
見冬不按躄春不勦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
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此真
誤矣且勦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
項夏病胸脅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為
重熱熏肺而然乎而冰一主于冬月按躄所致是決
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夏乃

洞泄夏傷于暑秋為咳瘧秋傷于溼冬為痿厥冬傷于寒春必病瘟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啟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于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蹻春不勦衄或病頸項春不按蹻仲夏必病胸脇長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蹻秋必風瘧秋不按蹻冬必痺厥其飧泄而汗出也一句飧字當析之為勿令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為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為之惟不得勞頓至于汗出而已苟勞頓至于汗出則非徒無益或反以致他疾不特于閉藏之時為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舛漏堅主冬不按蹻謂按蹻則四時俱病蓋為紙上語所牽而肆為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處

當畫可皆從己字也晉食貨志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書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字即處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芷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滫溺也倞說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蘭槐之根是為芷則蘭槐自為白芷苗矣又徐廣史記注云滫者淅米

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芷於浙米汁中則其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滌為溺未必乃爾案韻滌息攷反又泔也當從徐廣說

草與木異種故邵堯夫以飛走草木為四物晉五行志以桃李華非其時梨根血出大樹自折桑生東宮桑樹有聲榮莢相樛枯樹復生木如人面楊柳生松木什反立皆為草妖不知何謂此桃李華非其時正為華孽餘皆木妖耳若草木之妖可以互稱則交趾之稗化而為稻鬼目苦蕒生于江東官牆馳道悉生蒺藜之類亦得指以為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當云草木當云木為宜矣然則所謂木妖者又非木不曲直惟金沴木之謂木不曲直惟金沴木者乃城門自壞屋梁躍出牙竿不正之類是也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蘭字敬夫文集十卷雜論有云孔毅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纔百萬不若漢所遺之多漢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余謂漢以文計今以貫計十貫乃一萬也七千四百八十萬即七萬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十萬亦纔十萬九百貫也而宋歲與契丹五十萬兩匹直一百萬貫視漢孰為多哉足明孔說之誤集中又有蠟梅詩云池邊乍想漸臺帽堂下遙驚號國衫用事亦新奇又樂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內道調近一中五遠六中呂近十二中三遠八攷諸詞曲中正見名近者不知所謂中與遠者何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李子曰此誤也當云東閩興兵南越動搖

按傳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爲書謝漢曰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于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諭甌駱屬漢跡甌駱始終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爲甌駱相攻也甌駱相

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于南越而嬰齊何爲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之屬故云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太禹之後也南越乃趙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爲甌駱之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爲通論借使壤地相接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擅擊南越南越束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慙姚佚啟態舊說茲十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乖蓋慮歎則怒哀之類或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繼之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響出于虛寂菌草出于薰蒸亦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

繼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熱字成(玄)英謂爲屈伏不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不動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馬彪莊子注云不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入秦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爲不動者亦對變而言之蓋與成(玄)英所謂屈伏不伸爲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作怖謂慮歎之甚則必變而爲憂怖其說雖通其意甚狹今亦不用竊以爲此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焉耳以慮歎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爲狂爲癡而無所不至矣又德充符云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食字或音嗣或音飲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于其死母猶言就食于其死母就食則就乳也不煩更

發他音又智北游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日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果反徐則音筆李則音墜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爲勝捶卽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修治者悉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錘之輕重繆矣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冲融浩瀚庸何敢議爲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間時時有少隄杌者如踰厠厠之倒滹沱河蕪夔亭之誤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爲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按音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

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為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坡則以為倉公倉公淳于意也送陳六云去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繭栗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用繭栗不得便為牛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按晉書折者屐齒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詩齒折屐則其為喜不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

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次韻周長官見寄云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喪家之狗而止用兩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鍾乳金釵十二行樂天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今便配合為一句恐非後輩楷式觀歐陽鈴轄刀劍戰袍云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此語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之嫌乎

宇文叔通濟陽雜記云徐凝為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笑之謂之惡詩及坡自題則曰擘開蒼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擘開與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治近讀坡集其游瀟山詩又云擘開翠峽出雲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則坡之峽凡兩度擘開矣

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息之爲義大矣哉脈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羨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止息者停憩之義也人有嗣續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了絕之義也息旣得謂之生而又得謂之死則息之爲義不旣大矣乎濂溪通書稱無極而太極晦菴云無極而太極祇是艮卦而已晦菴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者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之所終也誰知色色而形者盡于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爲卦也位則處丑寅之間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萬物終始而何晦菴因之復論云息便是百穀之實初聞此語譬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朗徹實旣爲種種復成實種實相

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而何觀穀實之新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息之不妄也夫息之爲文從鼻從心說者又謂自心爲息胎息之驗觀文又可見矣自昔老子發谷神之機莊周啟踵息之鑰玉置則敷陳上假黃庭則演說琴心是皆奪造化之權而挾天地之祕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雖有能言之者或隱之太深或衍之太漫誇張詭怪無從致詰惟晁承旨明遠張太保安道蘇端明子瞻黃太史魯直此四君子遂能曲盡要妙明著其說晁則立合和之論張則出清微之語蘇則談隨住之訣黃則述蓮燭之頌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張公之言曰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絲絲若存道乃通一來一往終

無窮來無轍跡去無蹤散入八萬四千毛竅中蘇公
之言曰數息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
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
息自往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瘴滅自
然明悟黃公之言曰蓮華合裏燭一寸牝馬海中燒
百川糞掃堆頭親拾得道人云是⑤中⑤此四君子
之言亦可謂知言之選者也予少小多疾故常求所
以攝養之方雖不得升堂躋殿亦麤得近其藩籬鄙
寓崢嶸山同川嘗與李鼎之和論及于此之和邃于
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贈之以詩云立牝機關
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氳暖于燄燄九微火輕似飄
飄三素雲白玉池心流曉潤紫金鑪口裏餘熏未知
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拊掌大笑曰子
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

晁迥明遠說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張方平安道說身如
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
世萬松和尚著從容錄以為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
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于曲學小智予謂萬松之說
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祇
是以性命為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鏡史所載
機緣語句獨非繫驢橛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
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
外求性耳性外求命命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
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
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者汝將
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
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

易爲非真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
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機以予觀之理或不然
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蓋渾
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
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
無所于雜之謂治其內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
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二便謂不通不治其外便
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勢拘所貴以情得語似
相戾而意實相貫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
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并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
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游世俗之間者正所謂識其
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夫所謂汝將固
驚者正所謂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
別以明白入素至以游于世俗之間者以爲真修則

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哉治嘗謂世之讀書者往
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爲猶甚何者爲其說說而
無窮也使說說而有窮夫又何足以謂之道惟說說
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
之號號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
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爲假而非真者必以
爲一與二俱舉內與外並行人無際動靜兩遂始
可謂之真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迷其二
僅能得其內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爲渾沌氏之術
乎曰乃若所論益以知漢陰之爲至人矣夫天人之
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閒以併包內外聖王
之道固也亦盍以此章前後之旨明之此章本旨大
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爲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
爲至道條條并無他蹊徑之難覩也今而強爲誇

大之說無可爲而爲不可爲之爲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動也曰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混而一之謂之爲天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謂之爲靜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真修則亦異夫混同無閒以併包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二

共七千九百二十四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二

禮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溫止謂習熟耳而鄭云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者也詔或爲紹釋文溫紆運反疏云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爲承藉又內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止謂和洽耳而鄭又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釋文溫於運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承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鄭孔全以藉解溫恐未盡善蓋韞者積也所以覆藏藉者薦也所以承託韞藉乃涵養重厚不露圭角之意故前史謂有局量不令人窺見淺深而風流閑雅者爲韞藉唐明皇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

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
之深歎其韞藉又德宗好文雅韞藉而柳渾質直輕
脫無威儀上不說以是罷相韞藉之說如此今乃以
薦藉解韞積於義何安乎輕改音切理既支離指溫
為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譏後人畏之不敢違
其誰知千古之是非

作文敘事為最難搜抉辭旨兩須允愜杼思過當多遺
目前龐統傳云龐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
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
下其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
統既共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便當下與
統接而止據樹上自晝至夜略無主客之禮為統者
固樸鈍而為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為
乖戾吾以為其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

談論自晝至夜徽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兩足矣
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
盛孝章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
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為異乃載歸與
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時纔
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為雁行統之見徽時蓋已
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
此故予疑以為史家激昂太過云然也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嬖姝喜是色攻而
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惰惰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
革誦邠招之詩曰邠招之惰惰式昭德音杜預曰惰
惰安和貌又韻書惰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
嵇康琴賦其辭曰惰惰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
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惰惰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

琴賦云游予心以廣觀兮聽德樂之愔愔然則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謂商耽愔愔而亡則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誤矣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撞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又云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前云見眾損減而後云見眾足以圖事首尾相違自爲水火何耶此非獨遜之誤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

薦席也草亦得以言薦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卽草

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意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爲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薦然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蟹音孟春東風解凍無音則當讀如字爲佳買反蓋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爲之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竇憲夤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維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于憲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

應璩休**罇**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善日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善誠是然筐篋二字寔用賈誼語也誼政事書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暘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和平
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并隔并者謂陰陽有所閉隔則
或枯或潦有所兼并也安帝延光元年陳忠上疏云
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或淫雨漏河徐岱
之濱海水盈溢克豫則蝗蝻滋生荆揚則稻收斂薄
又順帝陽嘉二年郎顛上書云若令雨可請降水可
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夫忠顛所言皆謂旱乾
水溢之偏也

予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概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志
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霄漢壘層高上天人地下低減
落逝泉暗鬼此蓋以人為太極而以天地各自為元
而陟降之其說雖若膚淺而其理頗為易曉予徧觀
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
獨太原彭澤彥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

等書俱下置天元者悉踵習彥材法耳彥材在數學
中亦入域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為天
本在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
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氣相交而為太也故以
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楊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類其
綦字皆訓為極又于五綦之下云綦或為甚其說固
近然綦正當作期古文音同者其義悉通期為要結
止宿之處固為人所同欲也亦猶孟子所謂天下期
于師曠期于子都期于易牙無煩改字

梁周興嗣千字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
絕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興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髮盡
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
哉豈梁世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書漢章帝之書乎

漢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
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耆舊傳曰董扶發辭抗論
益都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
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
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談論與耆舊傳恐誤
又潘濬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太公平太公
平今之州都濬子秘過辭于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
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
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
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錯定是目字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
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
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廢馬百餘匹宣
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

侍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旣傳酒泉蘇衡反旣擊破
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西
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夷
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
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母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
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
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
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夏侯
楙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計議延曰云云橫門邸閣
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爲
鄆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爲鄆令又孫
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
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
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

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譎曹休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貫運糧以為軍儲
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張布忌二人切直因飾說以過之休答云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人但欲講書不為從曜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觀其所答張布語非真好學者徒因事以自銜耳果能以進脩為樂雖百布拒遏必不肯終至廢輟傳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言好惡之真也如休所為豈得謂之真好學者耶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救其弟之

楚進千金于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自有如至勿動一十一字其意曖昧讀者多不能諭然究上下文其脈絡自相貫通初不難曉蓋莊生指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誠其婦云待事成後即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拘得玉者將取之則詐之曰此為石也賣欺給也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為石六字在津

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此石耳所得能幾遂不賣張子者謂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賣之其津人不肯與則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復取及王定津人獻之玉王與之東訾蓋喜子朝之寶珪復歸於己也當以取其玉將賣之爲一句高子者謂成周之寶珪既沈之河矣翌日復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爲石焉已而復爲玉因得以獻李子曰以上四說皆非也只是不佞將賣玉而買者不識則以爲石耳事定不佞獻王王喜與之東訾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贄詠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履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煥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蜀妓贈

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尋常爲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對得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說不可信

東坡九衢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詩云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卽明帝也

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為永明後半年為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恐未為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鬱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鬱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鬱又廢昭文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歷四月于十一月鬱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為建武元年者蓋鬱志耳然概諸予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為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在鬱志而置踰年之君于無人之地蓋不為史筆之累哉

堯舜稱帝三代稱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楚僭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為天王既王矣而又以天之非故為是誇大而華美之也直以為吳楚之嫌耳是則夫子之為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世猶敢以僭言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西昌侯鬱徙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雷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谷自隨陳顯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鬱殺諸王事下載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謫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戴僧靜對世祖稱諸王為天王猶謂諸王皆天系似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為天王是其意以王與皇帝等爾故自稱之為天王也當是時西昌侯鬱方圖弒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為不足

校而遽爾耶 然名數階級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
一切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爲國者禮
爲重知爲禮者名爲重齊之世禮旣壞亂名又盡廢
尚爲國乎哉

兼山郭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
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
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
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
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
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
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
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
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

爲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
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
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
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爲
耦則得四百單八課於周期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
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於周期之日
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
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於四十八
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
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
多於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
少於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

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於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國語楚觀射父為昭王言祭祀云祀加於舉且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又鄭史伯為桓公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後鄭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姦備也數極於姦萬萬兆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蓋億萬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祇以十之宜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為數則局促

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進位而一改名是其於前後之名或若參差不齊而其為數則廣大而為用則不可以遽窮焉蓋數有通率有進率退率不可一概論也自一二三四而至十此數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於萬此數之進率也自分釐毫絲而至於忽此數之退率也其進數無窮而退數亦無窮今且以進數言之自一至十為通率固不必論自十至百自千至萬之類為十進亦可為一進亦可夫一與十不曰始終之極歟不曰相懸之甚歟然得為一進而又得以為十進者為有進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猶子而進率則猶父焉父統子業故取一進位而不取夫十進位也自十至百猶不拘於通率而況自萬以上乎故自萬以前每進改名

自萬以後雖用進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別也自萬至億一進而改名者古率也四進而改名者今率也自億至兆以上又與此不同矣自億以上依古率則一進而改名依今率則至八進位然後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數自一至億凡八進位自億至兆亦八進位等而上之至於京垓秭壤溝澗正載皆若是而已矣韋昭注前已著賈唐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而卒言萬萬兆曰姦則昭之意實用賈唐說耳史伯論數云十百千萬億兆經姦觀射父論數云百千萬億兆經姦姦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經亦數也今算術大數曰億兆經垓邵堯夫皇極數于億兆之後即繼之為京求之音義經正為京耳而韋昭注云經常也經固訓常而非史伯觀射父之意也詳國語本旨自十百而上皆進一位

以命數昭不及此而遺經誤解已為背戾乃復云萬萬兆曰姦則是於古今之數兩俱不得其說也為韋注者奚自而宜宜云萬萬兆曰經萬萬經曰姦則得其正矣

書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蓋重高宗彤日中語也孔安國皆以台為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為紂自言之案書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猶稱朕云耳不必求上下義只以一字論之林為優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者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閒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者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

多爲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獻可作詞有曰芳心
事事可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
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
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
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
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
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懽緒尋其
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
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煙柳
渾青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
聽緒緒風披雲幌鬢髮月到萱庭長記合懽東館夜
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
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聞之其後二腔未
有改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真爲漁家傲破陣子而但爲改

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予以爲但改其名耳不
然何爲舉世無人歌之而又徧攷諸樂府中無有詞
語類此而名之爲定風波者也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賭休癡六隻骰兒六
點兒東坡意以爲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此
一句中間少皆字意卻便是六隻骰兒都計六點而
已纔得俗所課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
辭理俱誦

詩史云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
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歐陽永叔河豚食楊花則肥
韓偓詩云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
必河豚治又以爲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
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
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此爲
字乃用論語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及三年不爲樂之
爲或讀樂作洛者非

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
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
自羲農至堯舜爲上古三代之世爲中古自戰國至
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覩者今也古今
相對爲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
上始得謂之古也

俗以優伶爲無過蠱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施
曰君旣許我殺太子而立夷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
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爲我具特羊之羹吾以從
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

忍也注云行道猶行人義非是行道之人猶云塗人
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猶不除塗之
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爲先王之禮乎故子路聞而除
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旣入其莛又從而招之李子
曰天下萬事之不同必歸於至正天下萬理之不同
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來歸如之何其拒人也祇有
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塞路孟子不以辭而關
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與楊墨辨者
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闌豈猶恐防閑之不密或
奔走而之他故又須時時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
甚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卽逃楊逃墨
之逃逃畔也杜詩此言謂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

是逃固畔也而謂此詩爲畔然而醉則誤矣逃禪者
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尋常齋于繡佛之前
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
後事耳若謂畔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
云逃禪者逃于禪謂竄投于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
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荀子青出於藍青于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坡以
此爲無異夢中語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皆色不應
色出於色而疑爲夢語也坡公益不知青自其色而
藍自其作色之物耶東坡不喜荀揚學故凡二子之
言纖介之病攬摭者無不至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
于莊生俄而聞赦以爲赦則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
復見莊生取之辭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見楚王

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
皆言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
有赦楚王大怒遂殺朱公子其長男持弟喪歸朱公
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治謂此事不可信驗之史
蓋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長男以己家督不使慚欲自
殺朱公不得已遣長男行且遺書所善莊生日至則
千金聽其所爲莊生素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
皆師尊之乃以星變說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
在父子閒有性命之急審知少男可使長男固殺弟
乃因長男奮激之故更無一語以解譬之便爾捨棄
中男是豈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莊生以
廉直名一國脫不廉直朱公必不與善國人必不師
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橫出詭辭
以殺所善之兒則爲莊生者亦不仁矣且莊生誠愛

人之金否乎誠婦勿動則誠不愛人之金也誠不欲
殺人否乎勸王脩德則誠欲救人之死也誠不愛金
誠欲救人之死雖無所受書于朱公無所得金于長
男猶將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術因金去
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負朱公所以付託之心是烏足
以語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
讀史者皆信之以事奪理以辭奪事而已學者毋以
事奪理毋以辭奪事則其是非信否雖在百世之上
當自有以見之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爲裸袒或以肉薄爲逼之使若魚
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謂士卒身相而如肉相迫也
齊澣言於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寵過生姦願陛下密之
已而因饒麻察道禁中諫語察遽奏之下制澣察交
構將相離間君臣俱貶澣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

此謫降臣不密則失身宜矣而爲察者言之無所益
不言無所損亟以澣語奏白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吁
可畏哉事在開元十七年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四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
 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
 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
 廣盩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
 里離浥輕塵客舍青青和刺里離柳色新勸君更盡一
 杯酒和西出陽關和刺里離無故人當時予以為樂天
 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
 耳又誤以所和刺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
 三疊今此曲前後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
 詩中自注云第四聲謂勸君更盡一杯酒又東坡志
 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為審然
 則勸君更盡一杯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

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
予始悟曷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
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爲十數句者或又有疊
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麤鄙重複既
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
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
譜之爲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
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
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
勸君更盡一杯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
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
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爲
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
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

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眞省氣
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
作僞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
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治謂二說皆非楚志猶痛心
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後漢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
廉試經者拜爲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
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
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
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于京師案范史左雄傳
備錄此事然雄前此嘗上言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
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班下
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

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卻郡雄之始爲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皆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爲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迤邐至此而忘之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時惟患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絕之及其所請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頗沈鬱於下雄始洒然自悟嚮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爲諸生又見物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爲郎焉凡以自開

而自闔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己私計上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情但其幾甚微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姓秦氏名當爲鄭

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諡若字以爲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爲諡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閒有之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旣不與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

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記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云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炮製方又有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地方則天之四游之處定相窒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而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圓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慾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

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閒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閒五欲樂乎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旣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兩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賈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畱人此固無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畱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家闡域矣又俚俗壁閒語風吹前院竹雨灑後庭花

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灑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爲先

小說載明皇游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卽心此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寘想於一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也然先夢月宮而後夢聲樂者神仙之事固在於有無之間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己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意暢之極則胸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眇之音焉此事槩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誕之說則繆矣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槳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陽愁案廣

韻樂檝屬卽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聲用誤也東坡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槳方光皆叶不容有別韻遽認作平聲讀之耳

太史公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宜蘇子擿遷之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旣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老泉旣破楊雄太⑤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爲樂天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⑤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⑤總例何哉⑤旣不取則總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總例而無取於⑤是疑

其父而信於子也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實贅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疴僕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為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累丸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錙銖失者錙銖謂其取蟬常失於錙銖之間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恆若掇取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既誤以錙銖為少故反以此十一為多

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箭適去復歇沓也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疾之妙疏云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臂骨括而大者箭方適堞未至於的復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寓此一句不通蓋適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發之矢也去矢復沓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其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為方去未至於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乎見田子方篇

胥易伎係於應帝王疏則云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於天地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伎係者以伎藝自為拘係故其下文繼以為勞形怵心者也胥上聲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豈於十

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
閒有可否於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置者
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為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
有牽強之累必以為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
信於世則是輕以誣聖牘也與其誣之母益信之此
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
而次第之以為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
欲以此為義文之深旨則謬矣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明
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口駱富富近代
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為等篇
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
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

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闕之其外篇
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攷之不精也

柳子厚為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銘末云良之山兌之水
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
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
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進傳陂
當復兩黃鶴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李邕撰葬範引
呂才葬書所論偽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爾
無傳且具列偽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闕則
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葉
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
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其射必中也事
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自合如字

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不爾則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
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遭
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之
象則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當如是
耳王輔嗣曰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
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
身危也王說雖近而說不明與者相與為親比也三
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
止謂思及於二則王之說褊矣

周顛歎重桓彝云茂倫嶽崎厯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
以為古人語倒治以為不然蓋顛謂彝為人不羣世
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語倒也
張祐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顆夜雨催成蜀錦機

當畫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薔薇花正黃而
此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為
薔薇紅紫者為玫瑰云

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
最能詩步兵謂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延
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
王出為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任至光祿大
夫

詩序國史明乎至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迹哀傷
而詠性情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
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
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
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
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

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爲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詠情性將以風土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詩若子夏者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

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答張逸曰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令瞽矇歌時先已有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則是初得詩時略無其聲國史去畱既定而後樂工造作新聲以配其辭也竊以爲不必皆然觀今所傳三百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類不容併以所得之篇徧付瞽矇令隨其辭而爲之歌也蓋采詩者初得辭時或有其聲者亦或有無其聲者其辭之去畱則在乎史官其美者錄之惡者棄之其聲之去畱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聲而已若夫元無其聲或失其聲者則樂

工始創為聲調以配其辭耳

六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諭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子曰比興之為譬諭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比而何比興雖等為譬諭中開自

有小別亦不敢直為一等也但前說主以比為刺興為美則乖矣孔疏概言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蓋有見於此也然則前說亦胡為專以善惡為言乎故鄭司農以比為比方以興為興起已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穎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顯而興隱故此居興先尋穎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校之兩說後說為優但興字乃有兩讀讀從去聲則為興起之情讀從平聲只為興起已意

四始正為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厯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圖讖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解四始專以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為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說詩含五際則復以汎厯樞推云午亥之際為

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是何耶
乖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
遜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
角踳蹬風波中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鸚鵡舞王導令坐
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
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
奏句讀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版也故樂家
以拍版為樂句馬良書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
吳諸葛恪乞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為
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
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
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
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
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恪意以楊所論述切
中時病既聞此語使已喟歎然當時之人誠無知者
已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皮日休七愛詩房杜二相國云翫麟無敵才磊落不世
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
古案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置鷓尾陳後
主以蕭摩訶為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置鷓
尾然則黃閣鷓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
之矣今人舉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閣徧攷書傳宰
相無有黃閣故事

李太白送李女真至疊疊然也凡疊鬼纏去聲會平匾凹
尖口掌腦團固陀陽汊皆取其地勢而名之

內則馬黑瘠而般音班臂漏鄭注云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螻蛄之臭大抵為土氣也居士者多以此為名故以蛙為螻蟪蟻為螻蟻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敖倉言敖下吳郡言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也句當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時神策軍又特置監句當以寵宦者貞元十二年改監句當為護軍中尉以命竇文場霍仙鳴至炎宋過江後以避諱改句當為幹當則幾於喫口令矣

黃霸為潁川太守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師佐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材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

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治為天下第一前後八年郡中愈治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以為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吏民嚮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代丙吉為丞相總綱紀功名損於治郡時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以為挾詐干名霸又薦史高可大尉天子使尚書召問且令受丞相對霸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李子曰聖賢不能違時而能順時苟非其時而強為之不仆必顛觀霸之始為潁川也其用志亦遠矣既為丞相蓋將使天下之廣為一潁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則有異于是焉宣帝為政務欲使天下之人雖一毫髮之細蔑敢有欺于我生殺予奪惟我所欲是則宣帝之

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潁川時則所謂東南兕而西北矢也庸烏得而合乎若張敞之刻峭則真與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復振亦理勢之常也敞舍鵠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以聞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疏何帝之不諦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鵠雀也此亦微瑕細類初不足咎況欲以問之而實未以聞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則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蓋宣帝之心與霸本殊雖以一時之譽而相之其論議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無以爲名誚之耳一聞敞言則謂霸之所爲皆無事實張皇布濩祇以虛名撼我今又以鵠雀自爲治政美應則其僞僞欺君其來審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疏霸而無疑也噫常人之情與己少同則親與己少異則疏自古及今其孰

不然何獨漢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異之別云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爲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媮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爲利而勤爲名而修爾因其所爲鞅而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以進也求之前賢蓋得二說焉齊顏之推家訓云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終不爲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則今人所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爲其姪符

作讀書城南詩云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
之身身在即有餘則今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
古今勸學者多矣是二說者最得其要為人父兄者
蓋不可以不知也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四

共七千二百八十字

